

唐孫樵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鐫唐孫樵經緯集記

竣劉復愚賸簡之梓流布識者愈慨千年文塚幾以夷于陵谷劉生自誌丘墓洵迺埋憂地下者矣辭嘗謂吾黨中處人代寔爲前古後今關係見有佳篇幽墨若不爲之表章聽其湮沒是大殘忍人不爲無罪於天地故友生結聚最喜偵訪所知文家幾輩所貯文藁幾種務爲發隱闡幽借鈔廣播力及卽

爲鐫行使當世有不掩之文後先燈續曾與同心發弘誓願行此功德于秕林永不退譏然每遇人不免捧出相示迺有攘爲帳秘者遭其活埋不勝痛恨比之殺諸慧命畢業辭亦自箴犯不善護持之戒甲子長夏偕羣季侍家大人于南磵樓居深柳覆牕塔光照席茶香清供家樂甚洽大人懲辭愛惜人才不得其道反招罪咎命幡家笥

重以牙籤題識載行譏察忽及大  
人手訂諸編有經緯集爲孫可之  
自定著作在唐與劉復愚名埒欲  
以並行又得王文恪吳下舊本林  
茂之閩本參攷文苑等籍釐正相  
沿之謬鄙中鄭見義先生聞之請  
同較閱遂爲中和以來復存可之  
面目隨助削劂之金從臾速成迺  
直以唐孫樵題集者存古遺意使  
姓名彰彰不磨而晚近易于通曉

願見是集者發廣大心立拔猜忌  
私吝孽根毋使古魂喚恨九京縗  
絰夜泣耳因作緣起于前以爲勸  
請歲天啓乙丑蓮花生日吳辭于  
字祖堂滌研濡豪正冠稽首製

自序

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萼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聚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

唐孫樵集目錄

明吳辭重訂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

第一卷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第二卷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第三卷

第四卷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第五卷

孫氏西齋錄

武皇遺劍錄

龍多山錄

第六卷

迎春奏

復佛寺奏

第七卷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舉

寓居對

乞巧對

第八卷

文貞公笏銘

潼關甲銘

康鎔郎中墓銘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第九卷

逐痞鬼文  
祭高諫議文

第十卷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唐孫樵集目錄

終

祭梓潼神君文

唐孫樵集第一卷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大明宮賦一作大明宮紀夢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俛  
駭陰意靈怪暮歸魄動中宵而寢寢彼大  
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繚瀛啓居  
廓穹起廬圓然而剗隆然而赤孰齋孰隙  
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自註太宗初  
宗增修遂移仗立大明宮後高

天后卽真天下號周

廟祏微主自註

吾則協二毗輔

自註

謂梁公仁傑

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

魏公元忠也

五王興聳帝出東宮斬賊迎

仙殿迫后歸政天后驚默還臥明日

復唐吾則械二黠雋

自註謂昌

俾卽其

謂胡禦飽脣

自註謂昌

謂之也

入固肉角

自註

貞

見旬澤暮溥

自註

平十日

太

雨必  
以夜  
斟穀視土

自註

開元中  
斗米五文錢

吾見若

爾會何伐宰獲其懸

自註

甫敬宗

林

得是昏蝕

軒聲在堂諛舌在房室聽佛諷正斤邪寵

嘉賞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天而雕

吾則反耀而彗

自註

章中華星屢見

永崇總

反澤而沴

自註

蕩坤而坼

自註

地有坼而復合終日不止

裂乾而石

自註

而殞石

天有裂

然吾留帝

意一作

宮中二百年昔

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爲設今孰爲缺籍

民其凋有野而蒿

自註

開元中籍戶籍

九百萬今二百萬

甲其虛有壘而墟

自註

開元中籍府兵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寶

甲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疲農而幕府多虛者也西垣何縮疋馬不牧

自註開元中北庭拒鄰門萬三千

七十萬穀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帛疋易馬一北垣何蹙孤壘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

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

城粒言未及閱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

獲其哲

自註

杜姚宋房

得是赤日烈老魅跡結

魅怪橫惑爾會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閨南俟需閨北俟霽矧帝城闌闊何賴窮邊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寧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露臺遺基賦

序

盜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

方殷而興土功且有靡於縣官也樵東過

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之

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

隱于修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于牧者

對曰唯昔漢文爲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

然慮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

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軒于

帝思既命其吏校之經費乃下詔曰朕以

涼德君子萬國唯日兢兢如滔春水高祖

惠宗肇造我邦一作肇我邦乞作此宮室庶幾無

逸逮天朕躬孰敢加隆矧靡府財以經此

臺周爲靈臺成乎子來文王以昇以考休

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章華雖高楚民亦

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旣攜貳王遂以

死豈朕不懲斯役實興鳩材嘯工以害三

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亟

令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

通天兮鞅埃塙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草

非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車而還秦濟潼梓之

重江今出大劒之複門駭天險之重阻今

峙連崗而外坤謫石詭崖汨其城屬今屹

紆鬱於雲昏嵌岳崿而查牙兮上攢羅而

戛天中呀坼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穿以

去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間蹇余

馬之不息届峽山之偏側劃崇巒之怒來

水涵空而混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直而

又曲跬危步之促促慄若跣而蹈棘朝天

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陰翳倏下馳而上

廻若出地而天開龍堂呀呀而上啓怪若

虎而欲噬泉觱沸而中冽靈窯宰乎像設

聘山川以懷古得籌筆於途說指前峯之孤秀傳臥龍之餘烈嘗枚師而北去抗霸圖而此決曾尺疆之不闢徒齋志而灰滅越百牢而南指憇石門之委邃六陰崖而戶開屹巍巍以皚皚外攢怪石之參差兮勢舉表而上排狀若鬱雲之始騰又併乎潮波之却頽中穿篠以穿豁敞曠朗而洞達摧嵒泉之潛潛鏘環珮於閨闥躡危石而後通忽決漭而無窮包溪懷壑而爲深今繚巒岡而四崇蘿薜羃歷於嵒穴兮雲木森其青葱鬱桂椒與木蘭兮芬淑郁而駭風曾不可以久留兮車輶輶而又東陟雞幘之蹇峻下七折之峻坂褒斜吁其隘束兮左窮溪兮右重巘綿飛棧而屬危梁

今續畏途而呀斷下臨千仞之驚流兮波湧洞而雷朴當玄冬之隆烈觸密雪之飛噴舞廻颺而颺九垠天地紛其漫漫路繁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悸而程不敢逸兮徒慄慄而興嘆出大散之奧區若脫足於囚拘涉汧渭之沄沄歷岐雍之通途田原鬱以澶漫兮彌千里而爲都背槐里而趨咸陽兮索羸劉之舊墟承明冀關繩以夷漫兮得隱嶙之顏隅獨五陵之尚完兀高平而草蕪抵長都之岌岌排闥闔而西入荷天衢之廣闊仰白日之赫赫彀弱弓而滿鉛鎌兮卽澤宮而睨的夫何號貢之缺條兮忽有司之吾斥曾不得而上通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皆

云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歟朱門之投

躡蔑一人之我先若捧水而投石念初心  
之來斯豈窮愁而徒疑忽徊徊以惶惶蹇

東西而獨悲因默默以心計兮私展轉而

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

時不知求已以爲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

衡廣其茫茫兮混埃塗而紅飛漂世波而

上下兮旁窮委而相追不亦勞乎於是謝

唯唯之面朋而焚逐逐之燥機餒不飽謀  
凍不煖謀兮環晦墻而闔屏邀仁義與之  
爲友兮追五經而爲師徜徉文章之林園  
兮與百氏而驅馳不穀吾不恥穀亦吾不  
辭彼上張爲公者豈終吾遺哉

唐孫樵集第二卷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  
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  
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  
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  
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  
以還開元之政最爲修明及林甫舞智以

固權張詐以擊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己之勞如此則敘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卒一作不能言避其官而逃

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

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藉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

羣髡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咷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一作愚獻執事儻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闢及樂

述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徒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直言序事及出没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

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一作絕非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智慮皆欲各任憎愛平出黑白孰能專門直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

末子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  
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  
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候乘權肆豪  
奴視州縣官州縣官卽嫖縮自下美言立  
聞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卽欲認官爲治  
必爲軍候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  
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守失職不敢  
與抗由是軍候得侵繩平民鞠訊授一作受一  
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  
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  
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  
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

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尚歸  
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  
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州縣事及  
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  
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  
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  
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  
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  
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於軍  
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  
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  
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與賈希逸書

時何晚及日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于一作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瑤珊瑚之叢必茂重演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橫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者

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涪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予以月餌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萼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

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于六言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穢魄貽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予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關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

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哺柏啜酞  
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鬻  
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  
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備思必

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到人之所不到  
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  
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此  
譬玉川子月餌詩楊司成夢山賦韓吏部  
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  
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  
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侶遠人入太  
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  
目以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  
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

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  
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  
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倡好惡不相關者  
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  
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  
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  
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  
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  
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  
其習於易者則斥澁艱之辭攻於難者則  
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  
以爲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

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

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

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

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

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

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醉

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

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

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

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

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

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

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

應說乎

唐孫樵集第三卷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壁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

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

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

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

驚一下有字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

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

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

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

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

二卷

終